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培 主编

Thinking Mediev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

Marcus Bull



回眸中世纪

[英] 马克斯·布尔 著

林翠云 葛舒旻 译 张箭飞 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Civi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社会文明与理性译丛

唐磊 主编

回眸中世纪

[英] 马克斯·布尔 著

林翠云 葛舒旸 译 张箭飞 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眸中世纪 / (英) 布尔著; 林翠云, 葛舒旻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1

(社会文明与理性译丛)

ISBN 978-7-5545-2010-9

I. ①回… II. ①布… ②林… ③葛… III. ①世界史
— 中世纪史 — 研究 IV. ①K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7190号

Thinking Mediev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 by Marcus Bull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Thinking Medieval by Marcus Bull.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Hebei Educ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冀图登字: 03-2014-110

丛 书 名 社会文明与理性译丛

丛书主编 唐 磊

书 名 回眸中世纪

作 者 [英] 马克斯·布尔

译 者 林翠云 葛舒旻等

校 者 张箭飞

责任编辑 王艳荣

装帧设计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36 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2010-9

定 价 18.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什么是“回眸中世纪” / 1

第一章 中世纪的流行形象 / 8

第二章 什么是“中世纪” / 53

第三章 中世纪历史的证据 / 80

第四章 中世纪历史有关联性吗 / 126

结 论 / 173

译后记 / 180

校后记 / 187

导言 什么是“回眸中世纪”

本书旨在帮助那些初次接触中世纪史研究的学生和普通读者，同时还有那些具有中世纪分支学科背景同时又有兴趣了解一些历史学家的目标和视野的人们。这不是一部简明中世纪史，也不是一部中世纪历史专业研究的发展史。本书也不想对时兴的关于历史之本质及历史书写的争论有所贡献（尽管对于某些争论，作者自己的立场会在本书某些部分出现）。进一步说，本书旨在设置中世纪历史研究的场景，将其置于更宽广的语境中，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某种学术传承中的概念集合，一种学院派方法论，以及像所有学科一样，需要我们在论逐步被激发的教育“市场”（market place）中确认自身地位的一门学科。

正文的四个章节如是布局——顺序阐述预设的问题：即一个人第一次先初涉后深入中世纪研究时可能会问到的问题。首先，哪怕在第一堂课开始以前，在第一本教科书被翻开以前，问一问“关于中世纪我已经了解了什么？”也是很有用的。就这个问题，第一

章研究了已成为现代流行文化一部分且与中世纪文明相关的一些形象和先入为主的观念。要“回眸中世纪”，换句话说，就是要思考“中世纪”（Middle Ages）和“中世纪式的”（medieval）这些词在学术语境之外意味着什么。这些词能够激起哪些联想，为什么？这一章的目的不是要轻视学术研究，认为它和流行文化处于某种平等的关系，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意识到这两者如何交叠和互动却十分重要，尤其是因为当我们思考一个遥远、陌生如同中世纪欧洲这样的历史课题时，这会帮助我们免栽一些跟头。因此第一章探究了一些关于中世纪生活的观点，它们中的许多——但并非全部——都是负面的，这些观点已经成为西方文化行囊（cultural baggage）的一部分。本章尤其关注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当下关于中世纪的观点，就在这一时期，要么先出现，要么迟一些进入文化主流，尽管也会对当今流行文化与中世纪的互动给予更多地考虑——例如1994年出品的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但，若将全部讨论集中在最新的电影、电视节目、电子游戏、玩具、广告以及其他任何提及中世纪的媒介上，这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其结果会是一份最新且不断刷新的文化参考清单。实际上，就像电脑游戏这一新兴事物一样，人们所看到的那些最新的流行文化，往往都借用了中世纪的因素，其实就是一些陈旧题材的变种。要想深入了解这些熟悉主题的根源，就要把自己放在当时的语境之中，了解中世纪时期的流行文化。

“回眸中世纪”也意味着反思一些范畴的源头和作用，这些范畴固化了有关中世纪的历史争论。那么，下一步会问：“中世纪”和“中世纪式的”这些术语是如何产生的。第二章探究了中

世纪的“中间性”（middleness）以何种方式在14世纪到19世纪之间被创造出来，同时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历史分期（historical periodization）的正反两面提供了一些看法。当然，中世纪的人们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中世纪式的”，而这个词只可能是后来当人们回顾往昔并利用历史来加强关于自身文化及文明的价值判断时的创造（be coined later）。这一章论述了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应当如何抛弃“中世纪”和“中世纪式的”这样的标签：在经历了五个世纪或更久的评判之后，它们的意义超重，同时也卸载了一段历史重负——这段历史内容臃肿，而且内部的变化太多元，以致无法成为有用的分析单元。但现在，我们却被术语绊住，这意味着我们总得注意到它们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化麻烦为优势，因为察觉到分期的陷阱，这会帮助我们框定我们所感兴趣的那部分历史新出现的以及更值得追寻的问题。

“回眸中世纪”也就是要问一问，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首先站在何种立场上去了解关于中世纪的一切。因此，第三章探讨了中世纪遗留了什么样的证据以及它如何影响历史学家们的判断。这一章并不是关于中世纪各类第一手证据的全面考察。实际上，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证据，其种类和数量，尤其约13世纪之后遗留下来的，若将它们视为中世纪原始材料，并以此作为讨论中世纪的唯一的、重要的范畴，将是一种约化和误导。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落入了另一个陷阱，认为“中世纪”意指一段真实确切的历史整体，就如第二章讨论的那样。有些类型的中世纪原始材料是古代时期的遗留物，而另一些则在1500年以后才存在；甚至那些完全属于中世纪的资料——意思是它们被认为只存

在于500年到1500年这个时间段中的某个时期——也有可能无法将整个时间段补充完整。因此，重点不是在于翻阅尚存的证据，而是挖掘中世纪历史学家创作的源泉，即书面证据得以留存的原因以及大量原始材料已经不复存在的原因。基础资料不仅是完成历史分析的途径，它们也是故事本身的基础部分。就研究中世纪而言，这一点，最为关键。因此，即使在一个人接触这一学科的初期阶段，认识到资料所开启的可能性和它们所带来的局限性是非常重要的。

“回眸中世纪”而不“回眸原始材料”是不可能的。

最后，“回眸中世纪”就是要反思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价值。一旦人们设法接触到这一学科的本质——一些关键术语、事件和过程，就有理由问一问，这一本质总体上意味着什么。它是为了什么？看起来好像相当直观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个大问题的话，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在某一层面上，思考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价值只是一个更大论题中较小的组成部分，这个论题就是：教育和学习在我们现代文化中（至少是在我们的整个文明中）的作用。清楚的是，这样一个论题超出了一本导读所能探讨的范围。更实际地说，中世纪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教育机构所教授和研究的艺术和人文学科总体中的一部分——尽管小，但现在已经引起了相应的关注。第四章开头提供了一些与这一层探讨有关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关系到那些不同目标诉求的圈外人：他们有时会指责中世纪历史研究是无用的（不管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些人要么是迎合公众偏见的政客，要么是科学家以及其他被认为“有用的”学科专家。但更确切地说，思考中世纪历史重要性的最有益的方式与圈内人时有的批评有关。也就是说，其他学者——例如研究更近时代的

历史学家们——其实含蓄地承认了研究广义的艺术和人文学科的价值，但他们选择不同历史片段的相关价值，是依据“关联性”（relevance）这一标准。因此，第四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这个特定问题的，也就是用例子来证明中世纪历史与其他历史分支学科的关联性（再一次，不管这个词意味着什么）。现在就有一个好例子：调动作为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的中世纪的资源，来为关乎广义人文学科和总体学术努力的更大问题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关联性”是一个含糊的词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指责很难击败一个胜券在握的指控者的原因。因此，第四章不是解释抽象术语间的关联性，而是借助两个案例对这一争论提出一些看法。第一个案例——英语的语言史。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明显地关系着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如何生活。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从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的末期（这种分期是采用分出古代文明末期和部分地区中世纪的开端的旧式方法）到5世纪末期这段时间，对我们今天所称的“英语”的形成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公元500年，所谓的“英语”尚不存在；我们最多可以说，存在一系列相关的西日耳曼方言，但如果让我们来听听这些方言，我们很难听懂。到1500年，距离莎士比亚的出现还有两三代人的时间，那时的英语——即使不总是那么易懂——已经被看作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英语是同一种语言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英语是“在中世纪制造的”，与其他欧洲语言相比，更是如此。后者不同的发展史中也有着中世纪的因素参与其中（a medieval fit），只是不如英语这样明显。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例如我们使用的语言，中世纪就明显具有关联性。另一方面，

这一章继续讨论了我們可能很容易过高估计的关联性：不同的讨论都会提出警告，而这些不仅仅是关系到英语——这可能是中世纪留给现代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的最有说服力、无处不在的遗产，也关系到中世纪生活中任何一个能够在我们当代生活体验中找到回音或延续的方面。

第二个案例是十字军东征。第四章讨论了试图使十字军东征进入现代修辞的尝试——既有西方世界的，又有伊斯兰世界的——搞得好会成为误解，搞不好则会变得华而不实。实际上，十字军东征正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展示了从背离历史真实性或知识确切性的方向强行获得中世纪的关联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解和不合逻辑之处。当我们需要确认中世纪研究的价值时，十字军东征让我们明白“关联性”概念的局限性。那些构思、计划以及进行十字军东征的人们的心态，本质上是与我们自己的假设和价值观不同的。他们并不“像我们”，区别不仅仅是他们杀人、对异端的容忍度更低。这里所揭示出的是，关联性的问题常常是基于一种深刻的误解：遥远过去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二者的思考、行为方式之间存在强有力的延续性，这必然可以推断出，过去人们思考、行为的方式直接影响着我们是谁和我们该做什么。

实际上，就像第四章继续讨论的，中世纪人们的关联性正是在于他们完全不像我们，尽管许多细微的相似性会在一些证据中呈现出来。换句话说，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价值——它的关联性，如果你喜欢这种说法——并不在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找到那些轻易能做出的、无关紧要的联系，而是要攫取不同之处，或者说“他性”（alterity），并给它一个专业的定位。中世纪是重要的，因为它看

起来具有吸引力，而且——的确——富于挑战性。它确实降格为通常的智性愉悦，并且尊重人类经验间显著的差异性。这定义大约像任何一个历史关联性的定义，看起来不错，却恰好带我们兜了一圈以后又回到第一章提出的问题上。流行文化中的中世纪形象有一个重要的不足，那就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同意中世纪和现在的我们穿着打扮有别——常常为了传达出中世纪生活的异域性或丑恶性，但却忽视中世纪人和我们自己之间内在的、精神上的差异。朝好处看，中世纪人充其量成了漫画，表现我们现代社会欢迎或回避的特质。但假设差异的存在总是明智的，除非（直到）有证据证明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中世纪历史为何如此有趣，以及为何与任何历史教育息息相关。

出于讨论的目的，术语“中世纪的”和“中世纪”主要指大约公元500年到1500年间西欧的文明和文化。这并不是要贬低这一时期东欧历史的重要性，也不是要贬低当时非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中世纪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些都属于近年来中世纪研究的学科增长区，因而整个学科受益匪浅。但是，从实际角度来说，强调西欧的意义在于它仍然是最具引导性的课程和教科书的核心。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中世纪的西欧也是一块屏幕，中世纪文明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几乎全都被投射在上面，正如它为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和之后的作家们提供了衡量中世纪生活的“中间性”的主要标准。

第一章 中世纪的流行形象

没 有人可以毫无基础就开始进行正式的历史研究。我们身边的文化使我们已经具备条件来进行历史研究。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历史中关键时刻地精选——以许多种方式存在于西方流行文化中。这对我们理解历史是有帮助的，即使我们致力于达到学科研究所需要的精深和复杂的水平。历史学科有时试图显示出一种超脱的形象，将其自身置于流行文化的碌碌漩涡之上。更公正地说，高水平历史研究的一大好处就是，它能让人们看透所有存在于大众领域的误解、半真半假地叙述。另一方面，学术上的超脱也可能走得太过。当这一点发生时，它很快下降为一种虔诚的姿态，严重低估每个人生活中流行文化的重要性。接触流行文化对你的学术健康不是“错的”或有害的。它并不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神圣大门时需要拿出的扭捏姿态。流行文化带来了一些本能的好奇，让我们对历史产生兴趣。它也是我们思考历史以及我们与历史关联的一种方式。

更正式地说，流行文化从来没有从学术历史中分离出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存在一种缓慢下降的效应，使得学院思想能够渗透进流行观念中，尽管这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其带来的结果是流行观念的终结，就像那些一度盛行、现在则相当过时的学院派的历史阐释。另外的历史学家不太相信这类联系真的存在。他们更主张，流行的历史观念主要产生于容纳它们的文化内部，比如现代版的古代民歌。实际上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如果问人们，你们觉得是从哪里获得历史观念的，答案大概会是多种来源的集合，一些明显地来自学院，另一些则广泛地来自流行文化。可能的来源包括家庭传统、对儿时故事的记忆、教室里的图画、历史老师的讲义、学校课本、通过参观博物馆和画廊接触到的精英文化、旅行、玩具和游戏、小说、电视和电影、广告和许多其他影响。一个人想要就某段历史的某个特定概念追寻到某个特别的源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它就像文化参考计划的一部分，头脑装备的一部分。

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对于历史的学术研究并不是孤立于其他对历史的思考方式而单独存在的，尽管它们之间的联系复杂多样。尽管像“流行文化”这样一个词语是非常有用的，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它的含义被过分简化了。这个词代表了大量不同的观点和各种错综复杂的事物，其中一些指向与我们相关的学院研究，而另一些则涉及更简单、更平民化的层面。没有哪两个人对那些对他们有意义的历史有着相似的理解，即使他们来自相似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基于这些理由，当我们正式着手研究一个历史时期时，例如中世纪，对流行文化层面保持关注是非常必要的。这能够加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它也提醒我们，正如我们每个人对流行文

化中出现的混搭（mix-and-match）的历史都有各自的看法，我们也可以通过自我的思考、权衡不同的观点以及提出挑战性的问题来对历史学科的研究做出个人的贡献。换句话说，流行文化使我们更认真地思考历史、更了解历史。

事实是，我们被历史包围。我们以数不尽的方式与它遭遇。比如说，历史对广告业工作者和设计师来说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建筑师可以在他们的建筑设计中引入历史。在新闻界，眼光长远，也就是通过回溯历史将当前发生的事件置于历史大环境中，被认为是判断力和深度的标志。博物馆和历史遗迹使历史显得庄重，也使历史成为娱乐休闲的一部分。文化遗产行业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了工作。现代西方文化在回顾整合历史时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它倾向于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明折中地混合起来。例如，在无数电子游戏中，关键的视觉制造如服饰和铠甲、科技和建筑，都来自不同来源的混杂。剑术与巫术的传奇同样偏爱这样的混杂，科幻小说也是如此，尽管设定在未来，它们却经常从历史中盗用形象和观点。这种折中主义并不是一种低俗文化的特征。例如，一所有历史意义的乡间别墅的参观者，几乎不会只看见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点和时间的遗迹。他们通常的体验是，邂逅许多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的图像和手工制品；这些逐渐创造出的，由这个地点传达出的“过去”（pastness）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无法由某一年、某十年甚至有时某个世纪来确定。

在一些文化评论家看来，我们对混搭历史的爱好乃是我们所期望的后现代条件的一个表征。那就是说，我们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历史是一个进程，是一种从过去伸展到现在的直线，相反我们

现在轻率地对待历史，对待它就好像对待一个充满了意象、主题和观点的巨大购物中心，我们可以以任何我们喜欢的组合方式消费它们。这种方式也许能得到一些真相，但重要的是了解一点，将不同时期的历史整合并混搭到一起，这并不是最近的发明：例如，我们会碰到一部12世纪的史诗，大约围绕8世纪的历史事件叙事，或13世纪的亚瑟王传奇，故事背景发生在我们今天确定为6世纪左右的遥远的过去。唯一的区别是，在当今社会我们的文化总体中，来自过去的碎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更繁杂。

大众对于历史的理解可能是杂乱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是完全混乱的。大量的挑选和排列总是在继续进行，尽管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有很多历史时期和场所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很少作为文化参照点而出现。并不是所有进入公众意识的历史片段在相同时期都会有此表现。对于那些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的历史片段，人们会精确定位挑选出来，而对另一些的态度，则更宽泛，更开放。相对于一支单独的纪念曲，它们就像调节心情的背景音乐。中世纪属于第二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人们常常模糊地感觉中世纪持续了很长时间，即使他们认为除此之外他们并不了解中世纪的任何事情。但纯粹的持续时间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古埃及文明持续了很多个世纪，丰富而多样，但它在今日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仅仅是一系列的形象和联想。例如，一个人想到古埃及，会想到金字塔、神庙、法老、图坦卡蒙的金面具、木乃伊、木乃伊的诅咒、象形文字和埃及艳后。这些联想数量不多，但很有说服力，每一个元素看起来对加强其他元素的可信度都十分重要，或至少不会降低这种可信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自己从这些互相关联的元素中

得到的，是关于古埃及是“什么样子”的内在一致的一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这同样适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流行形象。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总体上是更难确定的。它们在边界上显得松散得多。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世纪欧洲有许多重要的联想，但没有哪一组联想是如此举足轻重，以至我们能获得足够清晰的时间和地点，让我们能够像想象古埃及的场景那样想象中世纪欧洲。对于中世纪，没有可以与发现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解开了象形文字的秘密，或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开启图坦卡蒙之墓相比的标志性时刻。中世纪没有庞贝城恰好被火山灰雪藏起来。中世纪在某些方面感觉离我们更近，但那只是使全面观察中世纪更为困难。因此，要探索中世纪在现代流行文化中的位置，就要确定其不同组成部分的理念和形象，而不是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拼凑起来。

可能乍看上去不像，但一开始我们探讨的范例是一部很不中世纪的电影——电影背景设在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充斥毒品和暴力的黑社会。任何一张现代电影的经典名单中都不会漏掉的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1994）。在这部充满争议且强有力的电影中，这位编剧、导演所有的标志性技巧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精心安排的台词的交织，也有游戏一般的时间顺序的打破，更有大量塔伦蒂诺标志性的暴力，这种暴力既展现出艺术的风格化，又真实得让人不安。当然，这部电影主动地展现了诸多对现代文化的引用，这种可随意使用的“低俗”来自电影、电视、音乐以及现代消费主义生活的每个部分。这些引用常常是以暗指的方式出现的——一段轻轻带过的评论，一部在背景电视正放映的电影、

音乐唱片。在电影中的某一时刻，由萨缪尔·L·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扮演的一个主要人物声称他发生了宗教信仰上的转变。他说，他将要像虔官昌（Caine）一样四处游历，这一掌故只有知道20世纪70年代早期电视剧《功夫》基本情节设置的人才能明白。^①文化掌故的狂轰滥炸——其中大部分刻意设置得转瞬即逝——实际上是对观众的一种心照不宣的引导，使他们进入其中去了解这些内涵。本质上，流行文化的时间范畴是短暂而不稳定的，塔伦蒂诺通过设置Jack Rabbit Slim's餐厅这一关键场景来探寻这一主题，在这个20世纪50年代的主题餐厅中，服务生都打扮得看起来像文化标志人物，例如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②和巴迪·霍利（Buddy Holly）^③。由乌玛·瑟曼扮演的角色将模仿小人气明星玛米·范多伦^④的女服务生误认作名气大得多的玛丽莲·梦露。当她被她的同伴（由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纠正时，我们感觉此处有人（实际上，就像是塔伦蒂诺本人）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很好地抓住了流行文化掌故的外部特征。塔伦蒂诺说，这就是我能带你追溯到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历史源头。

在这类塔伦蒂诺既称颂又扬弃的固定而陈旧的琐碎套路中，

①《功夫》是1972年至1975年在美国播放的电视剧，主人公虔官昌是一名少林武僧，由大卫·卡拉丹饰演。卡拉丹也在塔伦蒂诺的另一部电影《杀死比尔》中出演比尔。（本书的页下注无特殊情况均为译者注，如有其他类型注释另行标注。）

②詹姆斯·迪恩，美国电影演员，主要形象代表当时青年的反叛，试图以反社会行为表达不满。

③巴迪·霍利，美国当代著名摇滚乐歌星，摇滚乐坛最早青春偶像之一。

④玛米·范多伦，美国女演员，由于扮演的多是B级片中的金发性感角色，被称为“穷人的玛丽莲·梦露”。